

这部小说所写的事件，直至斯德哥尔摩凶杀案参与者的名字，在历史上都是真实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位教授曾将这桩被遗忘的案件的详情告诉了我。其他人物和情景则尽可能依据一些资料、口述的故事和个人的观察。小说第一版名为《乌金》。

阿·托尔斯泰



一九一九年夏，大洋上的热风，送来阵阵急促的暴雨，太阳透过云罅，照耀着巴黎湿漉漉的柏油马路、街心花园、栗树林荫道、黑板岩屋顶、小酒馆餐桌上的条纹帆布，照耀着从战场回来后又为巴黎人和外国人效劳的流水般的破旧汽车。

巴黎城散发着复杂的香味儿。中心林荫道上可以闻到汽油味和香水味；两侧小街小巷里弥漫着香荚兰、蔬菜、小酒馆、没有晾晒过的床铺的气味和用钢铁、玻璃建成的出售海洋与陆地全部馈赠的巨型市场的气味；沿山丘爬上去的蜿蜒曲折的古老街道上——住在这里的人，用他们紧张的肌肉劳动，使城市充斥着黄金和奢侈品——则袭来一阵阵土豆味，小酒馆里潮湿的锯屑味，以及烘烤着华孚饼干、旋转着赌博彩盘的街头帐篷里电石灯的怪味。

从东方，从战场上吹来的风，驱散了迷人的、淡蓝色的云彩，太阳烤灼着明镜般的柏油马路，栗树叶子发出枯燥的飒飒声响。胖乎乎的侍者，梳着汗湿、闪亮的分头，用餐巾拂拭着人行道上的大理石餐桌的灰尘；妇女们在战后毅然涂脂抹粉的面孔，透露出病态；青年们的脸上呈现不祥的激情；老年人花白的唇髭下掩藏着深沉的疲惫。

五百万继往开来的一代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非洲人的尸体还在薄薄的土层下腐烂着，战场上的风将腐臭的气味吹到城里，带来许多千奇百怪的疾病，用各种痢症、丹毒、溃疡、指甲脓肿和从未见过的斑疹伤害巴黎。

已死的人，尽其可能，化作含有链球菌的尘埃，参加活人战后的狂欢。眼泪已经流尽；服丧的标志只剩下男人们戴着黑色领带；女人们裸露到腰部；从下午一时直至翌日朝霞满天，巴黎城都在用萨克斯管疯狂地吹奏乐曲。

哪里有一平方公尺的空地，那里就能听到弗列克萨顿簧片的号叫声、猫打呼似的提琴声、嘶哑的弯管声、拍板的打击声、轰隆隆的土耳其鼓声，还有那张开手指紧搂着女人的复员军人鞋底的嚓嚓声……

刚从战场回来的每一个复员军人，大概都不会拒绝赏心悦目的斗殴。说到底，傻瓜们呆在战壕里时，聪明人在后方并未虚度时光。但是，政府当局只允许归来的“祖国卫士”用和平的方式混口饭吃。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震惊，一切都发生了变动，一切都被搞乱了。法郎贬值，物价上涨。

抓惯了枪杆的双手，艰难地伸进出纳员的小窗口，领取为数可怜的星期六救济金。无论怎样高谈美丽的祖国，杀害这样多的人，就是为了使一些人重新背起帆布工具包，在拂晓的烟雾中，规规矩矩地迎着砖砌厂房的汽笛声，大踏步走去；为了使另一些人（睡眼惺忪的嘴脸，枯萎的胸花，胸部揉皱的晚礼服）坐在豪华的汽车里，依旧在那几条马路上疾驰。这时便会想到：“原来如此——你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他人的幸福啊？你真是个傻瓜呀，雅克^①？”

政府为工人区的情绪而忧心忡忡，竭力想缓和尖锐的情势，因此拨款近十亿法郎，用以稳定上等白面包的价格。七月十四日^②夜晚，二十万法郎从巴黎桥梁上飞向黑紫色的夜空，化作绚丽多彩的焰火、雨花、开屏的孔雀。八十家首都报纸每天都在揭露秘密的罪行、惊心动魄的杀人案——装在行李篓中的尸体、塞纳河里捞起的人头。郎德吕血腥残害女性的诉讼案使人们大为震惊。这个蓝胡子拉乌尔第二，将十二名妇女拐骗到自己的别墅，把她们抢光、掐死之后，放在火炉里焚尸灭迹。郎德吕是在凡尔赛处决的。行刑前一天，衣着华丽的巴黎人便成群结队赶到那里。短暂而温暖的夜幕笼罩着断头台前的广场，他们象孩子一样欢天喜地。舞台明星米斯坦盖特在轿式小汽车顶上婆婆起舞。拂晓时分，身着黑色常礼服、头戴圆筒帽的剑子手，来到两根柱子旁，柱子上有一把三角刀闪着寒光。剑子手发出信号，一个谢了顶、

① 雅克原为法国人给农民起的绰号，此处转意为憨厚、老实的人。

② 七月十四日为法国国庆节。

长着一脸蓬乱黑胡子的桀骜不驯的家伙，被人从监狱里拖出来……几秒钟后，他就被绑在刀下，小腿肚瑟瑟发抖。刽子手掀动电钮，噗哧一声刀响，郎德吕的脑袋滚落在一个篓子里。刽子手小心翼翼地将白手套脱下，扔进篓子，然后微微抬起圆筒帽。接着便是一片鼓掌的声音……

还组织了参观游览战场的活动。被打得破败不堪的战场上矗立着城市的废墟，一排排十字架绵延到天际。看不见草茎，看不见飞鸟，看不见昆虫——土壤中还浸透着瓦斯毒气。花二十法郎就可以饱览一下五百万人战死的沙场。

这些参观活动造成一种舆论：十巨头会议在拖延签署和约，——德国正在等候严厉的惩罚。抗击德国的二十七个国家和民族派遣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会上又选出一个由五大国组成的核心，即十巨头会议。为首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他从华盛顿带来人类永久和平的十四点纲领。这个将欧洲所有黄金抢劫一空的国家所提出的十四点金科玉律，要求恢复基督教精神，恢复和平的市场和陆、海贸易的自由。

其他四个大国——法国（代表为乔治·克列蒙梭）、英国（劳合-乔治）、意大利（松尼诺男爵）和日本（牧野男爵）——准备吞噬德国及其盟国的殖民地和财富。威尔逊总统一心想把他们狼一样的胃口局限在象盎格鲁撒克逊礼拜日那样的关于善克恶的空洞说教上。四大国首脑满肚子恼火，连气都喘不过来。倘若威尔逊的背后——大洋彼岸——没有一个被黄金膨胀起来的庞然大物——美国，他们早就把这个头戴战栗教徒帽、身穿瘦裤子的上帝的使者，扔到门外去

了。

最不肯妥协、复仇心理最重、最贪婪的是法国。法国正准备掀起大规模的工业化高潮，因此，它不仅要取得阿尔萨斯和洛林，侵占莱茵河地区丰富的煤炭，攫取非洲殖民地，还想占领德国的工业区。

从十巨头刚开始举行会议以来，法国便奉行一条称霸世界的路线。八十岁的“民族虎”、凶悍而暴躁的乔治·克列蒙梭，放手让威尔逊尽情地为善行的胜利而斗争，料想他一定会遭到其他各国的反对。克列蒙梭制定了法国的和平纲领，即：德国赔款二千亿美元（每个德国人平均三千美元）；割让一些省份、莱茵河地区和殖民地；瓜分土耳其；建立和武装“大”波兰；最后，大规模进军东欧；从柏林向莫斯科挺进。简言之，要重建拿破仑一世帝国。

东方尤其使法国资本家惶恐不安。红色传染病有可能把整个事情都毁掉。革命风暴已经震撼德国和匈牙利。加里西人奋起反抗波兰地主，包围了利沃夫。意大利工人铸造了带有列宁侧面像的纪念章。原奥地利的斯拉夫人看来也不可靠。谁都不能担保（劳合-乔治这么说），为布尔什维克的疯狂所控制的整个东欧，不会把一亿红军开到巴黎。

当身材瘦长、面颊绯红、头发斑白、象牧师一样的威尔逊谈到解除人民武装，对敌人施行仁政时，乔治·克列蒙梭只是象狗一样嘶哑着嗓子不断地咳嗽着，他那浓密的眉毛令人心惊胆战地低垂下来，威胁着总统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上，他所担心的只有一个英国。

从战争结束到现在，已过去了八个月。宴会、节日和焰火伴随着和会的每一步进程。新闻记者们为了寻找一个同威尔逊寻欢作乐的神秘女人，搜遍了巴黎城。老家伙行动极为诡秘。毫无疑问，他在寻欢作乐，而且不顾一切。他人变瘦了，开会时脸上不住地痉挛，走起路来步态蹒跚。连三岁孩子都知道，他是在某个地方过夜的，淫佚过度了。有人把这种猜测告诉克列蒙梭时，八个月来他第一次露出讥刺的笑容，眯缝着眼睛，花白的唇髭微微翘起，象老虎见到耗子那样蹙皱着脸皮。

和约依然没有签署。协约国的舰队继续封锁德国。德国人以生蔓菁为食，数万人精力耗尽，挣扎在死亡边缘。谁也不知道和会的结果怎样。战争可能重新爆发。只有维护威尔逊的十四点纲领，才能防止战祸再起。据闻，美国实业界人士象干了一件蠢事一样满面愁云：威尔逊已将同胞们置于可笑的境地，欧洲人也许会认为，住在美国的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威尔逊成了光杆司令……这时，乔治·克列蒙梭向十巨头会议介绍了法国和平要求的基本内容。

十四点纲领化为泡影。威尔逊总统恼羞成怒，扬言要退出会议。但是，他并没有回国。他还希望哪怕能把理想主义哲学剩下的一块碎片——国际联盟^①挽救过来也好。他进行

① 国际联盟也叫“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根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联盟约”，于1920年1月成立。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瓜分殖民地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联无形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告解散。

了忘我的斗争。国联宣告成立了。这时，他作出全面让步，让欧洲人民遭受蹂躏。法国胜利了。凡尔赛召见德国代表，将和约条款交给他们过目。

五月七日早晨，天空万里无云。身材高大、性格孤僻的德国外交部长布罗克道夫-兰佐伯爵（穿着黑制服、戴着黑手套、提着黑手杖），同五位代表一起步入凡尔赛宫白厅^①。德国人看到了一束束阳光穿过高大的窗扇。阳光和绿油油的草坪、道路两旁的树木、蔚兰色的喷泉映在对面墙上古老的镜子里；仿佛世界的太阳飞进了八扇窗户。当年置放太阳王——路易十四王座的地方有一张桌子，桌子下方放着一些镶金的安乐椅，形成一个半圆形讲坛；桌子后面坐着克列蒙梭，他穿着老年人的深灰色礼服，身量矮小而壮实，两肩凹凸不平，双手浮肿，戴着灰色的手套，拳头捏得紧紧的，一张四方脸上竖立着两撇白色的眉毛和发黄的唇髭。他的右边是面容憔悴的威尔逊总统，左边是笑容可掬、衣着讲究、面色红润、头发斑白的劳合-乔治，他那斑白的唇髭搭拉在嘴唇上，脸上有个凶猛的鼻子。下面的安乐椅里坐着二十七个国家 and 民族的形形色色的代表，他们是商人们派来尽可能捞一把的……

“德国代表先生们！这里不是说废话的地方，……你们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正在采取措施，以便不再发生类似的战争……”乔治·克列蒙梭气咻咻地说道，“清算的时刻到了。你们向我们求和，我们同意你们的要求……”

① 即凡尔赛宫的镜厅。

他说完之后，会议秘书将白山羊皮精装的三百印刷页和平条款，彬彬有礼地递给布罗克道夫-兰佐伯爵。兰佐将黑手套扔在条款文本上，戴上角制的眼镜，把一页页答词整理了一下。他知道，言辞是毫无用处的，只有武力才能对付这班沐浴在阳光里的讲坛上的强盗……但是，这种力量他已经没有了。

五十二天后，就在凡尔赛的这个大厅里，克列蒙梭走到一张镶嵌过的弯腿桌子前，用一个老练的新闻记者的习惯动作，将金色的钢笔的金笔尖蘸了一下墨水，然后甩了甩——一滴黑墨水仿佛从墨水瓶旁飞向记忆的浑浊的深渊（“一八七〇年，我在波尔多曾发誓要报复普鲁士人。现在，我正在报复。”）——他签了字……

六千万德国人屈膝投降了。满载着煤炭、原料、大炮、汽车的一列列长得令人发愁的火车，日日夜夜、源源不绝地从莱茵河地区开往法国。面色如土的瘦弱的德国男人，骨瘦如柴的德国妇女，疮痍满身的孩子，眼睁睁地望着这些火车，望着吃、喝、休息的希望飞往遥远的年代……为东方的霞光照亮的夜幕，降临在德国的大地上。但对德国统治者而言，这一霞光比黑夜更为可怕。

二

法国政府按照凯旋典礼这一古罗马习惯，隆重庆祝和平生活的到来。

在巴黎市中心的协和广场上，在香榭丽舍大街宽阔的林荫道两旁，以及矮小的拿破仑拱门周围的星广场上，放着一堆堆(三层楼高)锈蚀的德国大炮。到处都竖立着象中世纪长矛那样的高竿子，竿子上螺旋形地缠着彩带，竿子之间挂着一串串黄色的纸花……协和广场上有一座石坐像——斯特拉斯堡城塑象，它穿了五十四年丧服^①，今天淹没在旗海之中。

八月的白天炎热而干燥。苍白的天空中盘旋着一架架闪光的飞机。光秃秃的栗树枝上落下最后一批干枯的叶子。在军队的前面，一些人抬着一具半腐烂的、面目不清的无名战士尸体，行进在竿子和纸玫瑰花之间，行进在这条可怕的、犹如一片烧焦的树林的战争林荫道上。无名烈士的坟墓挖在拿破仑凯旋门下。号角齐鸣，鼓声隆隆。从塞纳河畔，从灼热的烟雾中，传来礼炮的声响。共和国向人民致以军人的敬礼。因此，每个不幸的人此刻都有权认为，在世界首都的中心，在星广场的凯旋门下，躺着他的兄弟，他的杳无音讯的儿子。浩荡的人流跟在军队后面缓缓地移动着。马路上腾起的尘灰，落在数百万人的脸上，显出疲惫、空虚、无可挽回的损失皱纹。一些青年人拉着手，在人丛中跑过……但这难道是欢乐吗？人民饱尝了痛苦，得到的竟是一具面目不清的腐烂的尸体！尽情欢乐的只有美国士兵。这些饱食终日的公马，挽着姑娘的手，把她们的凉帽扣在钢盔上，到处闲逛……

夜晚，黑黝黝的塞纳河上，为娱乐而发射的炮火，盘旋

① 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斯特拉斯堡曾被普鲁士占领并统治了48年，而不是54年。

着腾空而起。工人区里，木马旋转，用数百万小镜片映出一张张沾满尘土的苦脸。四角形的车子燃着油灯，滚动小轮子，在空旷的大街上徐徐爬行。车后一瘸一拐地走着缺腿的、少胳膊的、没眼睛的人——这些战争中的残废者，正在沿街求乞。街头乐队在十字路口演奏。在这闷热无风的夜晚，巴黎人没有翩翩起舞。人们坐在自家门前的椅子上，坐在咖啡馆旁，坐在林荫道的长凳上，观赏城市上空淡紫色的天光，观赏塞纳河那边正在暗淡的一串串彩灯，观赏艾菲尔铁塔上的灯火。“唉，雅克，你就没想到，今天有人着实把你骗了吗？……”

数以亿计的德国货币将在鼻子前径直飘向大林荫道的银行。燃着的香烟在一扇扇门旁发出红光，黑暗中模糊不清的人影在一幢幢房屋前悄悄徘徊……这便是老朽的征兆……应该往这里注入一股强大的血流，应该为这座最美丽的城市带来伟大的构想……

三

下午一点钟左右，有个人走进香榭丽舍大街上（这里的竿子和大炮已经清除）外国人光顾的富吉埃兹咖啡馆。他穿着一套美国人运来的时髦服装：有垫肩的短上衣，宽大的裤子，尖头皮鞋，深深地斜扣在头上的软帽，蝴蝶形领结，手提瓷制的手杖，衣袋里半塞着一双崭新的手套。

他迅速穿过桌子上已摆好早餐的第一厅，步下两级台

阶，将手杖和雪茄烟头放在酒吧间的锌皮柜台上。

“要什么，先生？”

“草原燧。”

柜台里面，一个模样挺俊、身着白色短上衣、蓄着唇髭、长得胖胖的男人开始用杜松子酒、番茄汁、酱油、克恩辣椒和生蛋黄制作一种杂拌儿。刚进来的那人在一张高凳上坐下，将鞋尖伸出橡木做的桌子腿外。他那凹陷的脸颊刮得发青，有着一张平直的嘴巴和一对贼溜溜转动的眼睛，手上布满雀斑，小拇指上戴着一枚大宝石戒指。

这人不是那种喜欢站在柜台里瞎扯的人。他吞下一口难以下咽的杂拌儿，用那弯鼻子的鼻孔使劲吸了口气，将高凳子上的身体全部转过来，看着门外。他在等什么。他的眼睑时而半闭着，以湿润那干涩的眼珠。

这时，又有一个人从人行道上跑进了酒吧间。这人很奇怪，以致柜台后面的侍者高高地堆起额头上的脸皮，形成一道道皱纹。

进来的这个人衣服又皱又脏，大概在林荫道的长凳上睡了不少一夜了。由于酗酒而变得绯红的脸上，不知是在脱皮呢，还是久已没有洗过了。戴着从菜园里稻草人身上摘下的帽子来光顾富吉埃兹是有失体面的。但他似乎不当一回事。他没有把手伸给戴宝石戒指的人，却用一对浑浊的眼睛在放酒瓶的玻璃镜架上扫了扫。

“葡萄酒！”戴宝石戒指的人吩咐道，一边用脚将另一张凳子挪近一点。“坐吧，纳雷莫夫。假如您没醉到人事不

知的地步，我们来谈件事。”

那人笔直地、习惯性地、甚至很文雅地坐在凳子上，温和的脸上堆起皱纹，仿佛在无声地笑着。

“我非常清醒……但我不想喝酒。您还是别把我当成一个下流货吧……阿夫古斯京，拿点苏打白兰地来……”

侍者扬起两道眉毛，镰刀形唇髭下面的嘴巴张得圆圆的。

“纳利莫福先生！……哎呀呀，是您呀，先生……（他咂了咂嘴，客客气气地斟满一杯白兰地，又钻到柜台下面，用餐巾擦了擦冰凉的苏打吸瓶。）您快有一年时间没有光临富吉埃兹了。”

“有事呀，阿夫古斯京……（纳雷莫夫将吸瓶里泡沫翻腾的苏打液倒在装有白兰地的高脚杯中，便大口大口地、甚至有点哼唧唧地把酒喝光了。他的眼睛湿润了。）那么……（他向戴钻石戒指的人转过头去。那人厌恶而冷漠地端详着他的面容、服饰和鞋子。）请原谅，我又把您的姓名忘了……”

“亚历山大·列凡特。”戴宝石戒指的人透过稀疏的黄牙答道。

“列凡特，列凡特。”他连声说道，好象要把这个名字塞进被酒烧坏的记忆里。“那么，列凡特，您想让我为您引见一下？……”

“我们到桌子那边去。”列凡特拿起手杖，穿过拱门。阿夫古斯京轻声轻气地问道：

“纳利莫福先生很了解这位先生吗？”

“不了解，阿夫古斯京。不过，这不要紧。我们就假设他真叫亚历山大·列凡特吧。这种人惹不起，他们是未来的人。好吧，我们吃早餐。”

他擦了擦干瘪的手掌，从凳子上下来，朝一张僻静的餐桌走去，列凡特正背对着光线坐在那里。

四

“您应当穿得体面一些，纳雷莫夫。这象什么话？简直是堕落！还是谢苗诺夫团^①的军官呢！您少喝点酒吧。谁需要一个醉鬼呢？您可以不感谢我，不过，吃过早餐，我就带您到一家英国商店去……”

亚历山大·列凡特匆匆忙忙、不加选择地吃着早餐，嘴也不擦，几乎没喝酒。一对深色的眼睛不是看的食物上，而是慌乱不安地在走进咖啡馆的人的脸上转来转去。

“我看，您是这样一个人——跟您应该无所不谈。我在军事部查看俄国军官名册时，偶然看到您的名字……对您的评价是良好的。老实说，我原以为您是个很体面的人……您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呢？肩膀上扛着脑袋，还愁在巴黎找不到钱花？真荒唐！”

楼座上传来音乐声。纳雷莫夫眯起眼睛，陶醉在音乐声中，一面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一面合着音乐节拍，微微摇动

^① 帝俄时代的近卫军。

身体。桌上的食物，他几乎没碰，也毫不理会同他谈话的人。有个长着孩子一样的脸盘，有着鸟儿一般的嗓子的美国女人，从洒满阳光的人行道上走进咖啡馆时，纳雷莫夫的脸上突然有了生气。他的目光被插在细长的花瓶里的玫瑰花吸引住了。他啜泣了一声，望着正在凋谢的花瓣。纳雷莫夫漫不经心的态度并未使亚历山大·列凡特感到难堪。侍者送来甜食、咖啡、蜜酒、雪茄烟。列凡特挑了一支哈瓦那雪茄，用镀金的小刀小心翼翼地将一端切去，点上火，仰着身子，把两只布满雀斑的手放在桌布上。

“谈谈事情吧？”

“我一直在恭听您的谈话。”

列凡特心想：“啊哈！这个人看来比他装的要滑头多了。”

“我想通过您结识一些人……要安排得十分得体。假如您需要预付款——请吧！……”他把侧袋里的钞票弄得窸窣作响。“我先把您送到色弗尔去住一两个星期。我有一座别墅在那儿，您可以休息休息，散散心。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凡是了解我的人，都会为我赴汤蹈火……然后结识几个人，哪怕就在这儿，在富吉埃兹，见见面，吃顿早餐。”

纳雷莫夫一面合着音乐的节拍点动脱皮的脸，一面问道：

“显然，我该让您认识几位大公？”

“当然……不碍事的。相反，倒是一面漂亮的旗帜……不太受欢迎的旗帜……到时候再看吧。我把理想寄托在另一

些人身上。伟大的理想——宏伟的事业。您看，我建议您按提成的办法工作。可靠得很……按百分之五提成，您一年可得三十万，我一定提供任何保障……

“假定这样吧，我相信……可我是债台高筑啊。”

“多少？”

“急需八千。其余可以等一等。”

“把帐单和期票给我，一切都会办妥的。”

纳雷莫夫同样轻松地答道：

“好吧，我同意……”

桌旁走过一个高高的面色苍白的人。他的背略有点驼，穿着深色的上衣，歪戴着一顶礼帽，鼻子下面蓄着一撮深色的唇髭。他把那张萎靡不振的四方脸转向纳雷莫夫。纳雷莫夫立刻起身，垂手而立。那人仿佛用无忧无虑的目光将他上下抚慰了一番。

“啊，纳雷莫夫……你怎么啦？……喏，坐吧……我不在这里用餐……富吉埃兹——太脏了……”

他又用目光将纳雷莫夫上下抚摩了一下，然后向柜台走去，在众人当中他的行动显得特别稳健而徐缓。人们向他转过脸去。亚历山大·列凡特问道：

“是大公吗？究竟是谁？”

“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就是那个一心想当皇帝的人？”

“也许是……想认识一下？”

“可以吗？”

“当然……叫他来吃饭吧？……”

“很有意思。不过，不是今天……怎么？他有军队，有老百姓吗？他有什么打算？您应该把俄国的情况详细告诉我。拿上您的帽子，我们找裁缝去。”

五

在巴黎的人不清楚俄国的情况。资本家、俄国地租的拥有者，只能从报刊简讯中获得片言只语而又混乱的消息。大约半年前就报道说，为了保护投放在乌克兰、顿河地区和乌拉尔一带的商业、冶金和煤炭企业的法国资本，政府被迫将一定数量的殖民军派往敖德萨港。这个想法实现了。

确实，在敖德萨登陆的不仅有法国的殖民军，而且有希腊的军队。只够家用的俄国地租开始上涨了。军队似乎胜利地行进在新俄罗斯^①的土地上。尽管十巨头会议拒绝了克列蒙梭向东欧实行大规模军事讨伐的计划，然而俄国本身却出现了尽快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出来的希望：邓尼金将军在北高加索打得很顺手，尤登尼奇将军已逼近到彼得格勒城下。在法国将军让奈恩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协助下，西伯利亚成立了高尔察克政府；高尔察克的军队扫荡了西伯利亚，恢复了私有权。

十巨头会议欣然同意给高尔察克以尽可能的援助。俄国

① 新俄罗斯在历史上是指黑海和亚速夫海沿岸地区，现在摩尔达维亚和俄罗斯境内。

的黄金（捷克斯洛伐克军从喀山运出来的）就在他的手中。克列蒙梭在密码电报中——象往常一样严厉而清晰地——向他指出了合乎需要的政治路线……世界大战后留下的和用以扰乱市场的大量军用物资，正源源不断地运往被解放的俄罗斯，并使私人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登陆的是英国的陆战队。地租上涨了。

突然间，所向无敌的法国军队和希腊军队，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原因，便从敖德萨撤回到国内，而将自己同胞的工厂、矿山和商业企业扔给布尔什维克为所欲为。英国人也离开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报纸在解释这些令人懊丧的事情时说，这是国内政策的需要，因为再一次激怒工人区是没有意义的。工人们常常因为俄国问题进行难以置信的骚乱。

俄国地租的拥有者们（坐在咖啡馆的小桌旁，戴上眼镜，将灰色的胡子凑近报纸），丝毫也弄不懂俄国的军事情况。大规模的战役，骑兵袭击，占领大小与整个西欧相等的省份……莫斯科被围，布尔什维克——死路一条。可是，邓尼金败退了，尤登尼奇败退了，高尔察克败退了……英国的罢工，意大利的风潮，共产主义的狂热震撼着德国和匈牙利……（资本家摘下眼镜，擦擦疲惫的眼睛……）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批来到巴黎的俄国人，也引起不小的惊慌。他们的衣着极为古怪，都有一双野蛮的、慌乱的眼睛。这些人拥挤在巴黎各条街道上，好象这里是个大型枢纽站；而且无一例外地都象是精神失常的疯子。他们大量抢购食糖、面包、香烟和火柴，藏在壁炉里、床底下，并要法国